

# 莊子集解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劉蘭青

新平知

PDG

莊子集解卷三

長沙王先謙 益吾

外駢拇第八蘇輿云駢拇下四篇多釋老子之義周雖悅老風自命固絕高觀天下篇  
篇駢拇第八可見四篇於申老外別無精義蓋學莊者緣老為之且文氣直衍無所發  
明亦不類內篇汪洋俶詭王氏夫之姚氏稟香疑外篇不出莊子最為有見即如此篇  
首云淫僻於仁義之行夫復以淫僻仁義平列踏駁顯然且云余媿乎道德莊子焉肯  
為此諱

語乎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李云駢併也成云足大拇指與第二指相連枝指手有六

所得比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附贅縣疣見大宗師篇形既成而後多方乎仁義

人為過附贅縣疣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成云方道術也案多術以施用仁義者以五性

而用之者然之本是故駢於足者連无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无用之指也樹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

者情淫僻於仁義之行淫過也過說於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

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言自離朱諸人始也成云斧形謂之黼兩已相

赤與白為章煌煌眩目貌司馬云離朱黃帝時人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

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釋文師曠晉大夫善音樂能致鬼神史記云冀州南和人

離曠雖聰明乃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簫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

是已

枝於仁者謂標舉仁義如枝生一指曾史性優於仁義而性不長者爭慕之天下喧

塞當為舉形近而誤擢舉皆謂拔取之也廣雅舉取也拔也方言作擢云塞與擢義不相類

說文作擢云拔取也淮南傲真篇俗世之學擢德擢性內慈五藏外勞耳目乃始招蜎振

名聲於世又曰今萬物之來擢拔吾性擢取吾情皆其證

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跲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

崔云聚無用之語如瓦之繫

竄易文句游蕩心思於堅白同異之間也郭嵩燾云敝謂勞敝也跲譽猶云尺言半步為

謂之駢於辯楊朱墨翟稟性多辯故特舉之

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

之情俞云上正字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跲

釋文跲其知反宣長者不為有餘短者

本為改案跲同

不為不足是故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

小鴨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

所續无所去憂也

宣云率其本然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

蘇與云仁人

是郭注云恐仁義非人情而憂之者真可謂多憂也似所見本亦作仁義此言仁義末

縛使人失其常性而多憂患在者篇慈其五藏以為仁義即此旨此緣下仁人而誤

且

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斲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

駢者數不足

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

司馬云蒿目亂也俞云蒿是睢之段字玉篇

枝者數有餘

天下必為睢然遠望故云然睢與蒿古音相近故得通用詩白鳥鵲鵲

孟子作鵲鵲文選景福殿賦作睢睢蒿之通睢猶鵲之通鵲與鵲矣

不仁之人決性命

之情而鑒富貴

決漬也如水之決隄

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

蘇與云

而出情實鑒貪也

自三代

以下者莊子有此文何其囂囂也成云囂囂猶謹詰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成云鉤繩直法貼匱在宥篇屢見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成云約束縛也侵傷其德屈折禮樂啗喻仁義以慰天損害本性

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禮樂周旋是屈折也。陶俞猶照炬假仁義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

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釋文廣雅。纆索也。故天下誘然皆生。

而不知其所以生。宣云誘然若有導以生者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古今無二

理不可以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纒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也

德而作  
仁義  
夫小惑易方。達於大惑易性。失其何以知其然耶。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云俞

招舉也釋文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奔馳以從之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郭云雖虞氏無易之情而天下之性固已易矣

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

以名利易性  
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  
以家天下易性  
故此數子者。  
蘇輿云數子猶言此數等人  
事業

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釋文張揖云。屠婢之

子謂之臧。崔本穀。問穀奚事。則挾矢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

亡羊均也。釋文筴字又作策。李云竹簡也。塞博之類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案策當讀如左傳。饒朝贈策之策。驅羊鞭也。

於東陵之上。又云。臨柳下惠從弟卒。徒九千常為巨盜。東陵山名。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

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則有之則與而同義若其殘

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與同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宣云稱名何取相異且夫屬其性乎仁

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釋文屬謂條屬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

臧也。釋文司馬云俞兒古之善識味人也。崔云尸子曰膳俞兒和之以薑桂。為人主上食

識味人也。一云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

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者。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善在吾所謂臧者。非所謂

仁義之謂也。宣云此句疑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

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成云心神馳奔耳目竭表此乃愚闇豈曰聰

蕩於外者即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適人之適

而不自適其適者也。郭云此舍己效人者雖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

是同為淫僻也。郭云苟以失性為淫僻雖所失之望異其於失之一也。案大宗師篇狐不

適其適者也。莊子以全生為犬故於伯夷一流人深致不滿但務光中徒秋諸人情事未

詳當時或有可以不死之道至夷齊箕子所係至重不可一概而論此所見與聖人異也

余愧乎道德。宣云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宣云莊子將仁義

諱詞

下之目此上下二字就俗見言之案三代以來視道德甚尊而論仁義不分析韓非子混義於仁此文亦以仁義併入仁人內言之自孔孟書外罕能推見仁義之分者泰園固別有微惜世儒亦無深求昌黎原道一篇開宗明義獨舉仁義道德四字開示學人所以能拔出唐賢而上契古聖也已

外馬蹄第九此旨而終始以馬作喻亦莊子內篇所未有也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飲草飲水翹足而陸。釋文崔本足作尾司馬云陸跳也

足作尾文選江賦注引亦作尾陸作陸云陸音六廣韻陸力竹切翹陸也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

馬性所適也釋文義徐音儀路正也大也崔云路寢正室俞云義儀古通儀臺猶言容臺淮南覽冥篇容臺振而掩覆高注容臺行禮容之臺及至伯樂曰我善

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錐之。釋文伯樂姓孫名陽善取馬司馬云燒鐵以連之以羈串編之

以阜棧。釋文廣雅羈勒也事丁邑反崔云絆前後足也文選馬

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楸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司馬

街也飾謂加飾於馬鑣也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

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

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其過與治天下者等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

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成云物各自足故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成云黨偏命名天自然

自在蘇輿云與天為一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崔云填填重連當是時也山无

蹊隧澤无舟梁成云蹊徑隧道郭云不求萬物羣生連屬其鄉宣云各就所禽獸成羣草

木遂長郭云足性而止無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郭云與物無夫

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族聚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離同乎

无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郭云知則離道以及至聖人蹇蹇為仁蹇蹇為義而天

下始疑矣李云雙蹇蹇蹇皆澶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李云澶漫猶縱逸也郭

詞王注樸析也摘者摘取之貌故純樸不殘孰為犧尊白玉不毀孰為珪璋成云純樸不殘

樽酒器刻為牛首以祭宗廟道德不廢安取仁義老子云大道性情不離安用禮樂成云

也上銳下方曰珪半珪曰璋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郭云此皆變樸為

天素有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成云以仁義之道夫馬

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靡與摩怒則分背相踞宣云馬之踞必馬知已此矣

知止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釋文衡轅前橫木縛齊之以月題司馬云馬額上當而馬知介

倪闔扼驚曼李云介倪猶脾晚也闔曲也驚抵也曼詭街竊轡勒竊轡盜脫籠頭故馬之

知而態至盜者充其所知而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

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以此矣司馬云赫胥上古帝王也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

之形。縣企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臣正也。縣企縣舉而企及之使人共慕也。而民乃始踴跂好知。踴跂自於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外胠篋第十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司馬云從旁開為胠。蘇與云說文匱便也。俗加木作櫃。則必攝絨膝固局鑄。此

世俗之所謂知也。釋文廣雅云絨膝音繩也。李云局固鑄鈕也。知音智。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囊而趨唯恐絨

膝局鑄之不固也。釋文三蒼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也與故嘗試論之

世俗之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

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李云耒犁耨鋤也。方二千餘里闔四

竟之內。成云闔合也。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易嘗不法聖人哉。成云司馬法六

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四為邑又云五家為比五比為閭五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鄭元云二十五家為閭二千五百家為州萬二千五百家為鄉

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耶並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

成子有平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釋文自

簡公之時數至莊子著書之日其後人為齊君者已歷十二世姚云自田常至陳恒弒

王建十世上合桓子無字釐子乞為十二世田氏自桓子始大故合言十二世則是不乃

竊齊國並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

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者龍逢斬比干。剖其弘脰。

崔云讀若拖。或作施字。脰裂也。淮南子曰。義弘致裂而死。子胥靡。釋文密池反。崔

君亦得據君人之威。以戮賢人而莫之敢亢者。皆聖法之由也。向無聖法。則桀紂焉。暴亂之

得守斯位。而放其毒。使天下側目哉。蘇與云。聖法寄於刑賞。而桀紂用法以戮賢。故盜跖

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耶。成云。何

度有無。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

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

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齒寒。俞云。此竭字當讀為

下云。竭其尾。故謂之豕脣。魯酒薄而邯鄲圍。釋文許慎注。淮南云。楚會諸侯。魯趙俱獻酒

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秦之楚王。以趙酒薄。故圍邯鄲也。聖人生而大盜起。搃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

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

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為之斗斛以量之。則並與斗斛而竊之。為

之權衡以稱之。則並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並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

矯之。則並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耶。彼竊鉤者誅。成云。鉤。腰

門而仁義存焉。王引之云。存焉當作焉。存焉於是也。言仁義於是乎存也。古書如此。句法

甚多。鉤。備此四句。誅侯為額。門存為額。其額皆在句末。史記游俠傳作竊

門而仁義存焉。王引之云。存焉當作焉。存焉於是也。言仁義於是乎存也。古書如此。句法

甚多。鉤。備此四句。誅侯為額。門存為額。其額皆在句末。史記游俠傳作竊

門而仁義存焉。王引之云。存焉當作焉。存焉於是也。言仁義於是乎存也。古書如此。句法

甚多。鉤。備此四句。誅侯為額。門存為額。其額皆在句末。史記游俠傳作竊

鈎者誅竊國者侯諸侯之則是非竊仁義聖知耶故逐於大盜揭諸侯成云逐隨也竊仁門仁義存是其明證也

義並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止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

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

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明示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釋文槌義小盜不與擲同

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釋文拊斗折衡而民不爭彈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釋文彈盡也

擢亂六律鑠絕竿瑟成云擢拔也釋文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成文文章散五

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矩擣工倕之指李云擣折也而天下

始人有其巧矣成云人師分內咸有其巧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

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成云物不喪真人皆自得率性全理故與玄道混同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崔云不消

壞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成云累憂患也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

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皆外立其德所得而以燔亂天下者也釋文三蒼云燔火光消也法之所

无用也宣云以正法言之皆當去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

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司馬云此十二氏皆古帝王當是時也民結繩

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

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崔云。贏則內

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內棄其親。若吳起。外去其主。若虞卿。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車

轍迹結交也。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无道。好知以擾物。無道以靖之。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

耶。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李云。兔網曰。畢繳射曰。弋。弩牙曰。機。郭嵩燾

之畢。李說非。鉤餌罔罟罾筍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王念孫云。捕鳥畢也。詩畢之羅之鳥。罟亦謂

削格羅落置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李云。削格所以施羅網也。郭嵩燾云。說文繫傳云。禽獸漢書鼂錯傳為中周虎落顏注謂述落之釋文。置本又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

作罟爾雅。兔罟謂之置罟。謂之罟。罟覆車也。郭璞云。今翻車。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

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郭慶藩云。荀子非十二子篇知而險義兵篇是漸之也。正論篇

滑不正之語解垢說故天下每每大亂。猶會也。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

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恃日月

之明。下燦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成云。燦銷也。墮壞也。熒熒之蟲。釋文。熒熒肖翹之物。李云。翹莫

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

佞。李云。種種謹惡貌。役役鬼黠貌。釋夫恬淡无為。而悅夫嗔嗔之意。嗔嗔已亂天下矣。郭云。嗔嗔以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

文選謝靈運從宋公戲馬臺詩注引司馬云在察也。宥寬也。蘇輿云在不當訓察察之則固治之矣。在存也。存諸心而不

露是善非惡之迹以使民相安於渾沌正祛篇舍字之旨

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淫過宥之也者。恐天下之

遷其德也。遷而

他致。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宣云又何須更治之。昔堯之治天下也。使

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

成云恬靜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

愉也。

成云愉樂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无之。人大喜耶。毗於陽。大怒

耶。毗於陰。

俞云喜屬陽。怒屬陰。毗陽毗陰。言傷陰陽之和也。淮南原道訓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與此義同。陰陽並毗。四時不至。寒暑之

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

成云人多疾病。豈非反傷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

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僞詰卓鷲。

崔云僞詰意不平。卓鷲行不平也。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

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

郭云慕賞乃善。故賞不能供。畏罰乃止。故罰不能勝。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

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成云匈匈謹謹也。而且說明

耶。是淫於色也。說聰耶。是淫於聲也。

說音悅下同。說仁耶。是亂於德也。說義耶。是悖於理也。說

禮耶。是相於技也。說樂耶。是相於淫也。

釋文相助也。成云說禮乃助華浮技。能說樂更說

聖耶。是相於藝也。說知耶。是相於疵也。

成云說聖迹助世間之藝術。愛智計益是非之疵病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

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嚮卷猶囊而亂天下也。

司馬云嚮卷不申舒之狀崔  
本猶作戕云戕囊猶搶攘  
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  
耶便任其去乎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儆之宣云乃奕世欣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為天下

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宣云貴愛其身於為天下內重而見外

下之君也蘇輿云身下兩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釋文解散也案駢拇篇多方

聰明擢猶拔也謂顯拔之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平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無擢其

精神方動言以聰明自詡也尸居而龍見司馬云炊累猶動升也向郭云如埃塵之神動而天隨

天機自赴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自動案陽春和煦如萬物層累而炊熟之吾又何暇

治天下哉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藏是藏之誤古字止作藏老聃曰汝慎無撓人心

成云撓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宣云排抑則降安藏人心言人心無由善

四殺則驕淖約柔乎剛強淖約柔乎剛強成云淖約柔弱也郭云廉剡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利彫琢

刻削也言尖利刻削之人其心燥淖約則剛強者柔矣廉剡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利彫琢

而靜宣云言其動也縣而天宣云言其疾倏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撫臨也喻其居也淵

以仁義撓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无胈脛无毛以養天下之形李云胈愁其五藏以為仁

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郭慶藩云釋言矜苦也矜其然猶有不勝也竟於是故謹兇於崇

山投三苗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釋文峽本亦作危案古施及三王而

天下大駭矣宣云不安其性下有桀跖上有曾史成云桀跖行小人之行為上而儒墨畢起並起於

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德本玄同而此而

性命爛漫矣成云爛漫散亂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上窮其智百姓不能供其求於是乎鉞鋸制焉釋文鉞

亦作繩墨殺焉工匠以繩墨正木人君以禮法正人工天下春春大亂釋文春

藉也案與罪在櫻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嵒巖之下俞云嵒當為湛文選封禪文李而萬

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釋文廣雅

枕謂已死者相推相望言其多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同甚矣哉其无

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桎梏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柄也司馬云

楔成云鑿孔也以物內孔中曰柄桁楊以接桎為管桎梏以鑿柄為用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噉矢也向云噉矢失之鳴者

言曾史為桀跖之利用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字林云噉大呼郭云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釋文廣成子或云

戴斗極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成

欲取陰陽精氣助成五穀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成云欲象陰陽設官分職遂順也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

也成云而汝也下同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宣云猶言朴散之餘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

司馬云族聚也未草木不待黃而落司馬云殺氣多日月之光益以荒矣宣云天地之氣凋喪如此而倭人之

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成云汝是諂倭之人心甚狹劣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

茅示潔閒居三月復往邀之選求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手而

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蹶然疾起貌曰善哉問

乎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无視无聽抱神以靜形將自

正必靜必清无勞女形无搖女精乃可以長生宣云此言安外以養內也目无所見耳无所聞心无所

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女內絕思閉女外止動多知為敗宣云內外交引病在於知故總言之我為女

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遂徑達也

如日月故名大明有感而動故曰遂於大明之天地有官宣云兩儀分職陰陽有藏宣云互為其根慎守

女身物將自壯宣云物即道也守身則道得其養將自成我守其一以處其和宣云二氣之和也故我修身千二百歲

矣吾形未嘗衰宣云形神相守長久之道黃帝再拜稽手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宣云與天合德廣成子曰來吾

語女彼其物无窮而人皆以為有終道如循環然而人為沒則已焉彼其物无測而人皆以為有極道本

無盡而人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雖見光明今夫百昌已為土壤

以為有盡百物昌成。皆生於土。而反於土。宣云人不知故余將去女入无窮之門。以遊无極之野。成云

謂之百昌反歸冥寂之本。入無窮之門。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成云參當我緡乎。遠我昏乎。

應變天地之間遊無極之野釋文緡。派合也。郭嵩燾云。緡。昏字通。緡亦昏也。當我。鄉我而來。遠我。背我而去。任人之向背。一以無心應之。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宣云與道不息

雲將東遊。初學記一引司馬過扶搖之枝。李云扶搖神木也生東海。而適遭鴻蒙。司馬云自然元氣也鴻蒙方將

拊髀雀躍而遊。成云拊拍也雲將見之。倘然止。贊然立。李云倘自失貌贊不動貌曰。叟何人耶。叟何為

此。司馬云叟長者稱鴻蒙拊髀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

吁。雲將曰。天氣不合。地氣鬱結。六氣不調。成云陰陽風雨晦明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

羣生。成云欲合六氣精華以養萬物為之奈何。鴻蒙拊髀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

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曰。天忘朕耶。天忘朕耶。尊之曰天如黃帝之稱

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游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自得所求自適所往遊者鞅

掌。有鞅在掌言出遊也以觀无妄。宣云真機之自動者吾但從而寓目焉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百姓

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宣云謝之不去今則民之放也。郭云為民所放致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成云亂天常道逆物真性自然之化不成解獸之羣。而鳥昏夜鳴。獸散其羣鳥鳴於夜災及草木。

禍及止蟲。釋文止本亦作昆。蘇與云止豸同。意治人之過也。釋文意本又作噫。下同。郭云有治之迹。亂之所由生也。雲將曰。然則吾

奈何。鴻蒙曰。意毒哉。宣云言害已深。僊僊乎歸矣。成云僊僊輕舉貌。勸令歸。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

曰。意心養。唯心當養。汝徒處无為。而物自化。成云徒也。墮爾形體。吐爾聰明。成云身兩忘。倫與物忘。人倫

庶物皆大同乎滓溷。司馬云滓溷自然氣。也。宣云與浩氣同體。解心釋神。莫然无魂。宣云解其結釋其縛。成云

灰枯萬物云云。成云云云衆多也。蘇與云案各復其根。宣云皆得其真本。各復其根。而不知渾

渾沌沌。終身不離。宣云不開。若彼知之。乃是離之。成云用知乃无問其名。无闕其情。宣云

無名我不必問物故自生。成云任於獨化。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

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

乎衆為心也。宣云言已超出於衆皆當從已也。夫以出於衆為心者。曷嘗出乎衆哉。非果能超因衆以寧

所聞。不如衆技衆矣。並無獨見。但因聞衆論遂執一而安之。而欲為人之國者。此攬乎三

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宣云然且欲以已見治人之國者。此徒以聖知仁義為利而不見其害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

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其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一事不成。萬事隨之。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郭云不能